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哈，日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哈，日本>>

13位ISBN编号：9787806639009

10位ISBN编号：7806639004

出版时间：2010-09

出版时间：中国书店

作者：李长声

页数：28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与李长声“相遇”陈子善我爱读李长声，我认识长声兄是先读其书，再见其人。
虽然我同意钱锺书先生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但我毕竟是普通人，远远不及钱先生那样睿智，总还想结识长声兄，听他亲口谈谈何以会写出那么多关于日本的妙文。
二〇〇八年夏，适有访日之行，我想机会来了，特请王为松兄绍介，拟在名古屋大学研讨会后到东京拜访长声兄。
不料他在我抵日的第二天就有北京之行，我们只通了个电话。
机不凑巧，失之交臂，不免怅怅，只好相约来年再在日本相聚。
人生有时很奇妙，预计可以见到的却未能如愿，没想到会见到却意外地见面了。
二〇〇九年深秋，深圳商报社主办年度“十大好书”评选活动，我与长声兄都是评委，两人终于在深圳相遇。
白发英颜、体格硕壮而又为人亲和的长声兄与我一见如故。
开会之余，我们整日谈天说地，谈文说艺，逸兴遄飞，快何如之！
这次见面的成果，就是这部《哈，日本》。
日本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邻邦，也是一百多年来给我们带来巨大痛苦的邻邦。
这是个特别复杂的存在，从《源氏物语》、浮世绘到和服、茶道，日本绝对有足以让全世界为之自豪的文化遗产，但日本同时也有武士道、靖国神社、种种性变态，等等，在世界上也完全可以称之为一绝。
另一方面，我们的“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我们的郭沫若、郁达夫也在日本留学。
直至今日，我们的知识界仍在从竹内好、沟口雄三、柄谷行人等日本学者那里寻求思想资源；文学界则从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等日本作家那里寻求文学资源。
至于当代日本的通俗文化，包括“动漫”、卡拉OK、歌星影星等等，对今日中国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哈日”现象正是由此而来。
我在日本住过半年，但只是走马观花，再加不谙日语，对日本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实在肤浅，严格地说，恐怕连皮毛都没有。
长声兄就完全不同了。
他旅日多年，“趴在日本的边沿上张望”日久，对日本的认知也就越来越深入，他又钟情于舞文弄墨，于是源源不断地化为精彩的文字。
单是结集成书，我所见到的就有《樱下漫读》《日知漫录》《东游西话》《日边瞻日本》……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今，长声兄写日本的文字琳琅满目，越写越好，蔚然成为一大家。
以前说，要认识日本，必须读点周作人；现在可以说，要认识日本，尤其是认识当代日本，就必须读点李长声了。
在我看来，长声兄是当下国内状写日本的第一人，就像林达写美国，恺蒂写英国，卢岚写法国一样，尽管他们的视角和风格各个不同。
《哈，日本》是长声兄关于日本的文字的新选集。
正如书中选文所显示的，长声兄写日本多以随笔出之，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日本认识的真切和深刻。
从文学到出版，从服装到饮食，从语言到行为，从历史到文化，从政治到经济，从高雅到通俗，从小众到大众，日本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长声兄都看到了，抓住了，形诸笔墨了。
他很少描绘日本的名山大川，但这并不说明他对日本秀美的自然风光无动于衷，他只是无意于把他写日本的文字变成纯粹的旅游指南。
他更关注日本当下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与日本传统和周边各国文化的关联。
从写日本开始，长声兄就一直致力于对“日本精神”的探究和诘问。
他解读日本、剖析日本，可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

读者在欣赏他的优美文笔的同时，切不可忘了在文字背后的他对日本的独到的观察和严肃的思考。
本书原拟名《日本那张脸》，这是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
但长声兄考虑再三，最后改为《哈，日本》。
这一改，真是画龙点睛。
用他自己的话说，此“哈”可不同于“哈日”的“哈”，“哈，是初见的惊奇，是深入后的了然，而声音放低，近乎哼，甚至有一点就那么回事的不屑。
这一声‘哈’，还有暗含腰斩‘哈日’族之意”。
当然，长声兄也决不赞成盲目“反日”。
我想，他对这个有趣而别致的书名的诠释，应可视为阅读并理解这部《哈，日本》的钥匙。
去年深圳聚会上，“初次见面”，就承长声兄不弃，要我为他编选这部选集，并嘱我为之作序。
我一再请辞而未准，只能硬着头皮答允。
我的硕士研究生杨霞小姐参加了本书的初选；“磨铁图书”李黎明兄又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调整，使这部《哈，日本》以崭新的面貌呈献于读者之前。
读者读了本书，如果颇有所得，并引起对日本和长声兄文字的进一步的兴趣，那自然归功于长声兄的生花妙笔；如果觉得编选不当，未能体现长声兄文字的神采，那无疑应该归罪于我，只能祈请长声兄、黎明兄和读者诸君恕之。
临了，期待着有朝一日，与长声兄再次“相遇”，清酒一杯，再叙友情，再说日本！
2010年8月18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内容概要

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日本情结，对日本是既熟悉又陌生，要理清它的文化，还有一些障碍。
本书是对日本的深入解读，分别谈日本人的民族精神、文化现象、历史渊源、社会百态、衣食住行、文学艺术……几乎涉及到你想了解的各方面。
作者娓娓道来，幽默机智，对读者来说是一种享受，从一个个细节里读懂一个真实的日本。
当代中国人中，没有人比李长声更懂日本，要了解当下日本社会与文化，读李长声的书是最快捷的方法。

作者简介

李长声，1949年生于长春，曾任日本文学杂志副主编。
1988年东渡日本，一度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
自励“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北京、上海、广东、台湾等地的报刊写随笔专栏，结集为《日知漫录》《居酒屋闲话》《风来坊闲话》《东京湾闲话》等十余种，近

<<哈，日本>>

书籍目录

【特别推荐】
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

相见恨晚李长声
【序言】
与李长声“相遇”
【第一辑　日本人精神】
樱花与大和魂
一手菊花一手刀
喜欢复仇的民族
忠臣藏与日本精神
日本人欺软怕硬？

日本人的宗教心
日本人的二重性
漫画化的日本
道歉的习惯
好色与幼稚
日本人的缩小
日本人的笑
武士与骑士
大韩与大和
沉默的儒教
日本的独一无二
【第二辑　文化的密码】
富士山
菊是什么菊
日本刀
神秘的艺妓
到处有神社
阴阳师
丑陋的相扑
切腹，已成过去式
茶?茶道?煎茶道
能剧表演
八月里来跳阿波
日本字：假名
日本的简体字
日本结
漫画王国
漫画到底是什么
自行车大众文化
【第三辑　前世与今生】
日本人从哪里来
日本的国号

日本的国旗、国歌
骑马民族与开国传说
单一民族的炼成
织田信长密码
日本的内战
万元大钞的福泽谕吉
黑船与日本转向
幽灵推动历史
杨贵妃?圣德太子?成吉思汗
遣唐使
日本为何无宦官
明治维新是一个夸张
东京的前世今生
中日两国的渊源
【第四辑　暧昧的社会】
日本那张脸
“下流化”的中产阶级
没有学历的大腕们
学历社会的终结
日本人的读书实态
中文里的日语词汇
敬语是一大怪
日语将消亡
单说接吻，不说天皇
人在暧昧的日本
东日本与西日本
美丽的台风
一有机会就要裸
打手机的规矩
泛滥的色情
日本人和日本猴
松下幸之助的“经营教”
【第五辑　岛国的活法】
日本菜的三味
料理的姿与色
吃河豚的传统
鱼的吃法
吃肉，与不吃肉
关于狗与狗肉
日本的锅碗瓢盆
也用筷子的民族
快餐面的发明
超短裙的流行
女学生的水兵服
榻榻米与小屋
小酒馆的温馨
厕所里的文化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第六辑　文学的大国】
吉川英治与《三国志》
川端康成的沉默
三岛由纪夫的假面
渡边淳一与北海道
俳句是第二艺术
日本文学小史
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
二、万叶集
三、古今和歌集
四、源氏物语
五、平家物语
六、新古今集时代
七、俳圣芭蕉
八、浮世草子?净琉璃?歌舞伎
九、文明开化的近代文学
十、近代文学两巨星
十一、两次大战之间的现代文学
十二、战后文学五十年

章节摘录

《樱花与大和魂》樱花像泼妇，哗地开了，又哗地落了。
一开便满枝满树，落时如雨似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颇具大众性。
“在观赏美学的建构上”，确实比贵稀不贵繁、贵老不贵嫩、贵瘦不贵肥、贵合不贵开的梅花省事多多。
梅是冬花，开时天气乍暖还寒。
樱是春花，怒放之际东京已脱尽寒色，被艳阳一照，光彩夺目。
阳光是暖洋洋的，正好在花下痛饮，体会终于摆脱了冬天的解放感。
连那些流浪汉也暂时收起对富甲天下的冷漠，载歌载舞。
赏花，从文化意义上说来也源自中国。
当初观赏的是梅花，据说是遣唐使带回来的，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在平安时代被贵族们赏得如醉如痴。
根津美术馆展览“天神美术”，其中有几幅室町时代的挂轴，把学问、诗歌、书法之神菅原道真画成“渡唐”模样，手里拿了一枝梅，如观世音手执柳枝、诸葛亮手执羽扇，道士之貌岸然。
其实，就是他提议废止遣唐使的。
当贵族美意识由清雅转向华丽，很有些女气时，淡妆的梅逐渐让位给浓抹的樱。
812年，喜爱樱花的嵯峨天皇开筵赏樱，开启宫廷传统，以至于今。
其子仁明天皇更将紫宸殿南阶下的“右橘左梅”改种为“左樱”。
于是，典礼行事，左近卫府的御林军排列在山樱之下。
寺庙神社，贵族间盛行在樱花下举行“樱会”。
《一手菊花一手刀》时常看见一张老照片，是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与日本昭和天皇的合影：高大的麦克阿瑟一身便服，没有系领带，双手掐腰，身穿大礼服的天皇站在他一边，扬着小胡子，又瘦又小。
这是日本投降后的9月27日。
天皇陛下为命运惶惶不可终日，他的忠实臣民已开始抢购《日美会话手册》，这本只有三十二页的小册子畅销三百六十万册，创造了战后出版史第一奇迹。
天皇到美国大使馆拜会麦克阿瑟，交谈三十五分钟，合影留念。
谈了些什么，天皇至死不说，麦克阿瑟回忆：给天皇点烟时我发觉他的手在颤抖。
天皇说：我对国民进行战争时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采取的所有决定及行动负全部责任，为此来拜访，把自己交给你所代表的诸国裁决。
这一瞬间，我觉得面前的天皇是日本最好的绅士。
手握铁锤似的烟斗，麦克阿瑟从此对天皇改变态度，不同意追究其战争责任。
独领战后思想界风骚的丸山真男说，日本人在报纸上看见这张照片，彻底失去了自信。
三个多月后的1946年1月，天皇下诏，宣布自己不是神。
同年，露丝·本尼迪克特在美国出版《菊与刀》，1948年日本翻译出版。
当时，日本不了解美国，不了解美国人，满怀疑惧，也许要扼腕奇袭珍珠港之前怎么没想到写一本“鹰与原子弹”什么的。
政府指令各地开妓院，迎接美国大兵，并晓谕女人们，穿着检点，万勿在人前袒胸露乳，但美军进驻就下令废除公娼，真搞不清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于日本人来说，切身之所急，急急如律令，不会是从镜子里观看自己的嘴脸，而是千方百计认识他们曾骂作鬼畜的美国人，所以《菊与刀》有如及时雨，写的是日本人，但处处比照美国人，正好拿来当教科书。
况且史无前例地给日本文化抽象出一个模式，与美国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相提并论，更叫日本人惊喜，甚而鼓起了被那张照片打垮了的自信。
《神秘的艺妓》好莱坞电影《艺妓》是依据阿瑟·戈尔登1997年畅销美国的小说改编的，演一个艺妓从艺到妓的人生历程。

饰演者是中国影星，这很教日本艺妓界不满，因为艺妓是他们最可以孤芳的传统文化，岂能由外国女人来演绎。
据说，艺妓形象当初就是被美国人搞坏的。
1898年，一个叫约翰·卢瑟·罗恩的律师，压根儿没来过日本，把听来的故事写成了短篇小说《蝴蝶夫人》，先搬上百老汇舞台，再由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谱为歌剧，从此，一个不管那男人是什么东西，一定把爱情进行到底，以至一死的艺妓形象定格在欧美人心底，而且这形象不止是艺妓的，也是日本女人的。
几年前，当过十余年艺妓的岩崎峰子对外人把艺妓跟娼妓混为一谈很生气，写书在美国出版，把亲身陪侍过的名人如本田汽车创业者本田宗一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统统拉出来，以证明艺妓的“闪光魅力”。
其实，就是这个峰子把阿瑟·戈尔登领进艺妓世界，后来又告他不守约，暴露了男人包养艺妓的价码。
相信美国人守约，那是她重犯了蝴蝶夫人的错误。
凭美国的霸道，打你玩你没商量，捧你也没商量，艺妓界终归只能眼看着电影在日本上映，幸而观众也不大买账。
关于艺妓，我们的张爱玲说过：“日本美女画中有著名的《青楼十二时》，画出艺妓每天二十四个钟点内的生活。
这里的画家的态度很难得到我们的了解，那倍异的尊重与郑重。
中国的确也有苏小妹、董小宛之流，从粉头群里跳出来，自处甚高，但是在中国这是个性的突出，而在日本就成了一种制度——在日本，什么都会成为一种制度的。
艺妓是循规蹈矩训练出来的大众情人，最轻飘的小动作里也有传统习惯的重量，没有半点游移……这样地把妓女来理想化了，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日本人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
不然我们再也不能懂得谷崎润一郎在《神与人之间》里为什么以一个艺妓来代表他的‘圣洁的Madonna’。
”《切腹，已成过去式》日本人“切腹”自杀是出了名的，几乎是民族性的一种表现。
现在依然爱自杀，但通常都采用上吊、投水、跳楼等方法，而且悄悄地实施。
至于“切腹”，现实中人们记得起来的，大概只有那个三岛由纪夫。
事件发生在1970年11月25日。
一向守约的三岛由纪夫带着森田必胜、古贺浩靖等四个年轻人准时走进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队总监益田兼利的办公室。
他们身穿盾会制服，神情紧张。
三岛和益田是老熟人。
1945年8月17日大本营陆军部作战班的少佐晴气诚自裁，是益田充当“介错”，三岛推崇他是武士中的武士。
看见三岛手握军刀似的长刀，对三岛的文学和思想表示过共鸣的益田顿时明白了事体。
接受了问候，他不动声色地问：“刀是真的吗？
”“是真的，17世纪的名刀。
”“大白天带刀……”“登了记的。
”三岛说，让一个年轻人拿出所持许可证。
“好刀吧？
”他抽出刀。
这是信号，四个年轻人一拥而上。
秘书上茶，见状发出惊叫。
几个幕僚闻声冲过来，但益田已经被绑在椅子上。
三岛戴上写着“七生报国”的抹额，到阳台上演说，但下面一片嘘声，只好中断。
三岛退回总监办公室，慢慢地脱下上衣，端坐在地毯上。

森田转到他身后，处于介错的位置。
三岛手握三十来厘米长的短刀，摸了摸下腹左侧，把刀锋指向那里。
森田斜视三岛的脖颈，举起17世纪的名刀。
三岛三呼天皇万岁。
身体前屈，深吸一口气，“呀”的一声，全力把刀捅进肚子。
右手抖动，又握上左手，笔直地尽力向右拉。
森田挥刀，但慢了一点，三岛身体向前倒下，刀深深砍进肩膀。
另外三个人叫喊：“再来一刀！
”三岛呻吟着，肠子露出来。
森田又砍了一刀，砍到身上。
“赶快补一刀！
”他使出全身的力气砍了第三刀，脑袋还是没砍下来。
“你来替我吧！
”古贺浩靖学过剑术，接过刀，一刀砍断了三岛的脖子。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我看来，长声兄是当下国内状写日本的第一人，就像林达写美国，恺蒂写英国，卢岚写法国一样，尽管他们的视角和风格各个不同。
——陈子善《与李长声“ 相遇 ”》我当然更爱读李长声的随笔，通古博今，真性情织出的好见识，他微醺时写就的最好，你更该微醺时读。
——陈 浩《相见恨晚李长声》

编辑推荐

《哈,日本:二十年零距离观察》：《读书》杂志开专栏介绍日本的第一人从细节中解读一个真实的日本哈日要哈到痒处，反日要反到痛处，友好要恰到好处。
章诒和·陈浩 美文特别推荐陈子善 编订并作序沈昌文·扬之水·止庵·孙郁·林少华·王中忱·刘柠——以上名家曾撰文对本书作者大加推崇——想认识日本就要读李长声

名人推荐

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
章诒和一到东京，就认识了李长声，那是二〇〇八年的春季。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很快成为朋友，似乎是认识很久的朋友。
你问日本的历史，他能告诉你；你问日本的风习，他能回答你；你问日本的文学，他能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连点鸡毛蒜皮的问题，也能给你个完满答案。
单这个本事，我就佩服得不行。
用父辈的老话形容，叫“日本通”，今天则称之为“知日派”。
去东京的浅草寺，离庙门尚远，已然人流如织，熙熙攘攘。
很败兴！
看看旁边的李长声，走得精神抖擞，讲话兴致勃勃。
我不禁问道：“你陪国内的朋友来过多少次了？
”他淡淡一句：“无数次。
”在贩售纪念品的商店里，我拿起一个铜制菊花工艺品摆弄。
他双手接过来，自言自语道：“菊花，皇家纹章，十六瓣……”听了，顿生感动：他的自语，实则为我。
既让我知道这非同小可的日本菊，也意在保全“章大姐”的体面。
我们一起到日本现代美术馆，参观“纪念东山魁夷百年诞辰画展”。
观后出来，早过了午餐时间，又渴又饿。
路上，碰到一家纸店，我兴致陡起，不管不顾地一头钻进去。
东挑西拣，搞了半日。
李长声默默陪我，静静等我。
出得商店，我突然想起：他有糖尿病，是需要及时进食的。
返京的日子到了，李长声开着漂亮的“雷克萨斯”送我去机场。
分手时真有些舍不得，希望他的话匣子老开着。
由于带的书太多，超重了！
日本小姐二话不说，随手在一张A4复印纸画了几笔，举到我的眼前。
一看：一万七千！
心想，这肯定是“罚金”了。
回到北京，用“伊妹儿”告诉李长声。
他在邮件里回复道：“不贵，大姐，一切都值得。
”以细节识人，大抵无误。
从此，“长声兄！
”我叫得爽爽的。
李长声待人好，书也写得好。
笔下，颇有苦雨斋的派头和味道。
一副闲适冲淡的神态，寥寥几笔却言之有物，清爽简约的文字是极其考究的。
写春色，如嫩竹；话秋色，似晨霜。
举个例子吧，那么多的人描写日本樱花，说它如何之美丽，怎样地清雅。
不承想我们的长声兄将它比做泼妇，“哗地”开了，又“哗地”落了，神了！
李长声所写，涉及范围极广。
像个万花筒，拿起轻轻一摇，就是一幅日本社会图景。
五色缤纷的，煞是好看。
而他所写，又无一不是日本现实中的人，事，物，景，结结实实的。
笔触始终落在“实”的社会生活的层面上，这使得他的文章有着非常执著和强悍的内容。
不像某些东渡客，给我们送来洋洋洒洒的日本观感和色彩极佳的图片，看着总不免轻飘浮荡。

依我浅见：再宏伟的叙事、再华丽的文采，“ 文学 ”的大厦都需要一个“ 实 ”字碑做基石。
李长声的作品很实在，不易被时间和时尚淘洗，即使再短的小文，你也会有所得。
是啊，文学比战场更惨烈——被剽窃，被查禁，被金钱收买，被政治打压以及整体“ 边缘化 ”。
但是，并非所有的春花，惟有到了秋日，才能确认它的存在。
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物，景牵引出李长声的喜怒哀乐。
这些具体又真挚的感情以一种洒脱的态度，将文思推入到“ 性灵 ”的层面。
文坛上常说的“ 独抒性灵 ”，简单说来，不就是指作者能对“ 人 ”有所认识，且不断深入吗？
换言之，也就是作家能以个体生命去体验人类生存途中所共有基本状态，包括各种心绪，心理。
李长声善于思考，文笔上佳，许多人还记得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好文章。
我想，坚持真实的、自由的“ 个性 ”笔墨，当是他成功的奥秘。
李长声另一特点是在“ 实 ”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长期观察与潜心思考，融入相关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民俗的、心理的、地理的各种因素，彼此交叉、演化、渗透、合力推进，最终完成一个文学主题。
日本艺妓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也多少与我的专业相关。
对这个延绵数百年的事物，李长声写得纵横驰骋，自与别人不同。
从艺妓历史渊源、名称演变到职业规范，仔细道来，并澄清了国人的许多误解。
他在《风来坊闲话》一书里，告诉我们：艺妓集中住地叫“ 花街 ”，又称“ 花柳巷 ”。
但花街不是娼妓馆，艺妓卖艺不卖身，“ 以歌舞弹唱为能事。
客人谈事则默然斟酒，客人取乐就陪着谈笑游戏。
”她们的服务“ 现在以两小时算账，而在江户时代则以燃尽一根香计算时间 ”。
李长声又说，艺妓从少女时受训，“ 像日本庭园一样，看似自然，其实是极尽人工 ”。
连她们穿怎样的木屐，哪只手提和服的下摆等琐细之处，均有所交代。
其专业化程度，不亚于戏曲服饰、穿戴制度研究。
李长声非但有很好社会洞察力，且视线广泛。
他能从艺妓与政治家、文学家的往来关系方面，开掘出更深的文化内涵。
前者有伊藤博文、田中角荣、小泉纯一郎。
后者如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渡边淳一。
政治家包养艺妓的传统风习，使艺妓日后有了写作的本钱；而文学家则用生花妙笔，将她们写成了国色。
难怪李长声叹道：大和魂实质不是好战，是好色。
笔走到此，准备“ 收官 ”，不想台湾“ 远流 ”出版社给我寄来他的新作《东京湾闲话》。
翻开目录，立即看到“ 搞笑艺妓 ”的篇目。
花街女子是日本历史的一抹余辉，它既是人们乐此不疲的谈资，也是作家反复咀嚼的素材。
但像李长声写得如此出色，毕竟不多。
李长声写饮酒，写捕鲸，写街景，写书店，写浮世绘，写辞世歌，也是精彩、精致又精辟。
叙事，娓娓动听；状物，不厌其烦；写人，道地白描功夫。
不明白了：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
平淡琐细之中有真知灼见，酣畅淋漓之中见深厚质朴——没有岁月的洗礼，没有生活的磨砺，这个文学境界是达不到的。
二〇一〇年一月写于北京守愚斋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